



青年原创书系

风继续吹

董秋彤 / 著

张国荣的那首《风继续吹》
在她耳边回荡着
带给她力量
也带给她天堂中梅子的祝福

中国文史出版社

风继续吹

FENGJIXUCHUI

董秋彤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继续吹 / 董秋彤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34-2853-1

I. ①风…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572号

书 名： 风继续吹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34-2853-1
作 者： 董秋彤
责任编辑： 韩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政编码：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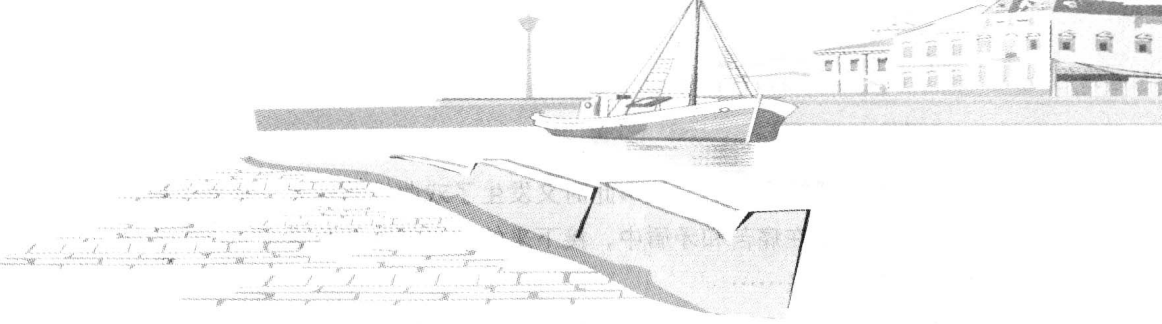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3/NO.1
7/NO.2
13/NO.3
19/NO.4
24/NO.5
29/NO.6
33/NO.7
38/NO.8
44/NO.9
49/NO.10
54/NO.11
59/NO.12
67/NO.13
72/NO.14
76/NO.15
82/NO.16
87/NO.17
90/NO.18
96/NO.19

100/NO.20
106/NO.21
111/NO.22
115/NO.23
121/NO.24
125/NO.25
131/NO.26
137/NO.27
142/NO.28
148/NO.29
154/NO.30
160/NO.31
166/NO.32
173/NO.33
179/NO.34
185/NO.35
190/NO.36
196/NO.37
201/NO.38
209/NO.39
217/NO.40
224/NO.41
230/NO.42
236/NO.43
242/NO.44
248/NO.45
253/NO.46
258/NO.49





《风继续吹》故事梗概

小说《风继续吹》系一部描述都市女性情感事业纠葛的著作。作品以一个杂志社为背景，着重描写了一个有着良好教育背景、气质出众的白领职场女性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所经历的感情的跌宕、事业的起伏、生死的考问等一系列遭遇，通过多人物和多视角的情节推进，影射出了当代都市年轻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与爱情观，揭示出了她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所面临的困惑与挑战，道德与冲突，自我与良知，并通过对生与死的描述，引发出快节奏下的现代职场精英对生存的普遍忧虑和对价值观念的重新审视。

32岁的林菲菲早年间曾经不小心爱上一个已婚的青年俊杰——亮，虽然爱得刻骨铭心，最终却不得不因理智而选择离开，这让她的内心蒙上了阴影，使她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无法接受别人，直到后来遇到了从国外回来创业的迪。迪长她很多，虽然两人偶有吵架，但他父兄般的爱依然让林菲菲漂泊的心有了归属。于是在经过了两年多的交往后，两人准备买房结婚。然而就在买好房子准备入住前的一次迪的出差中，林菲菲因为想彻底抹去依然在她内心深处占有一席之地的亮，与亮有了一次约会，而这次约会最终也将林菲菲即将到手的幸福毁于一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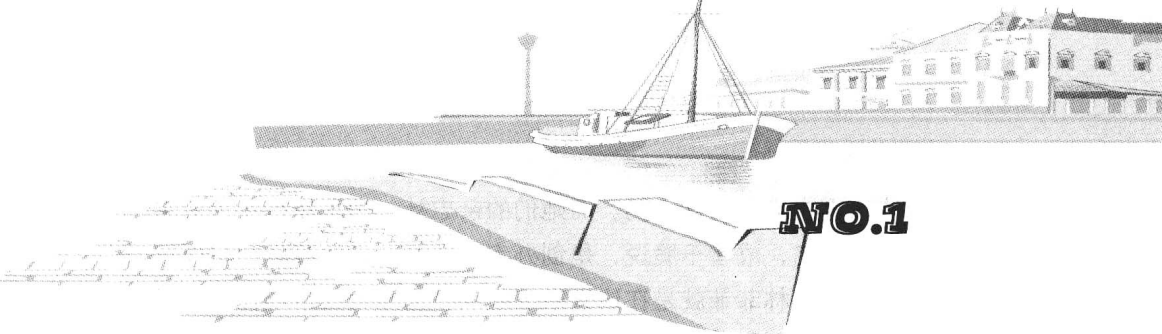
迪回国后无意中发现了林菲菲的这个秘密，他当然不能理解林菲菲的苦衷，在一场战争之后选择了离开。此时，在经历了近千日的耳鬓厮磨后，林菲菲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对迪的感情已经深到离不开他，遂放下公主姿态痛苦地等待迪的回归。而就在她认为迪已经回归，他们俩的婚姻可以挽救之时，她又发现了迪在离开她的三个月里因为苦闷而发生的短暂恋情。林菲菲于是崩溃了，她感到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就在她决定

接受惩罚与迪断绝来往时，故事此时又发生了戏曲性的转变，她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在痛苦和矛盾中，接下来的故事就围绕着这个未出生的“孩子”延伸开来……

而与此同时，另两条主线与她的爱情线同时展开。林菲菲就职的杂志社因为亏损而面临倒闭危险，为了做最后的挽救，社长汪丁选择了改革并启用林菲菲，这引起了作为她同事的安静的强烈不满，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林菲菲关系一直很好的安静做出了诬陷的举动，让正陷于感情纠葛的林菲菲大受打击，犹如雪上加霜般心情更加被痛苦所纠缠，职场上的风波由此也尽显无疑。而所谓屋漏偏遭连阴雨，此时，林菲菲的好友梅子也陷入了危重病中。

于是，生与死、功与利、情与爱在这里交织重叠，展现着人性的美与丑、爱与恨以及对生命的种种感悟。故事的最后，当林菲菲失去爱情、失去挚友、失去工作并险些命丧黄泉时，故事的情节也达到了高潮。但是，林菲菲并没有倒下，在一连串的打击下，她顽强的意志反而让她对生命有了更透彻的醒悟，她明白，这就是生活，生活的本身就是由一连串的幸福与痛苦交织而成的，没有什么人是不能接受的，只是要学着如何看待它而已。于是，当康复后她无意中看到了亮的照片并依然心为之一动时，她知道她的心还没有死，她爱的能力还没有完全消失，她的生活还将继续。只是，过去的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她的生活将在新的起点上开始她新的旅程。此时，已逝张国荣的那首《风继续吹》在她耳边回荡着，带给她力量，也带给她天堂中梅子的祝福。





秋天的北京。

林菲菲将车停在了路边，手握方向盘，犹豫着是继续往家走还是掉头去看看梅子。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看同事梅子了，不知道她最近情绪好了点儿没有。林菲菲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快5点半了，正是下班的高峰，与其这时给堵到长安街上，不如趁机去梅子家一趟。想到这儿，林菲菲发动起她那辆已经跑了11万9千公里的黑色越野，掉头向三环路驶去。

梅子的家住在离城区稍远的南城，房子是几年前她和老公几经筛选挑定的，却常被身边的仁俩朋友戏称为革命由城市发展到了农村。实际上，从梅子的家到她上班的单位最多也就半小时路程，在北京这个动辄上班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的城市来说，说住到了农村显然是有些言过其实，朋友们的嘲笑蕴涵的寓意是，以梅子与其老公的地位、品位与实力，怎么选也不应该选上这个出自小开发商的、南城的、出了市区的、非别墅、非Townhouse的三居两厅。然而梅子却不这样认为，她觉得这儿虽辖属南城周边是显得荒凉了点儿，但小区内的环境却曲径通幽、错落有致；虽出了市区上了京开高速，但也只是与京开高速沾边而已，实在是还没上去又下来了，因为小区刚好建在收费站的旁边，提前走辅路好了。再说，南城怎么了，谁说住南城的人就矮人半截了，就算为南城人民争口气，梅子也决心要长此以往地住下去。

想到梅子的倔强，林菲菲不禁撇嘴乐了一下，但随即涌上心头的惆怅又让她叹了一口气，唉！梅子的病到底怎样了？

林菲菲与梅子同在一家隶属中央部委的杂志社供职，这是一家有些年头的财经杂志了，靠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机关那温暖的臂膀里，这份杂志在林菲菲进来之前就轻松快活地生存了十余年，直至后来被市场化浪潮打湿，杂志社才渐渐尝到了海水的咸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国家新闻出版署大力整顿报刊杂志市场，将众多名目繁杂的报刊杂志贴上封条打入了地牢，很多影响力不大但有行业背景的报纸杂志

就是在那次清理中遭遇滑铁卢的。而她们的杂志社，由于在行业企业中还享有一定的声名，或者干脆说，是创办者还享有一定的威望，所以有幸逃过了此一劫。林菲菲就是在这家杂志社跌跌撞撞地往市场化方向摸索的情况下，自己也是懵懵懂懂地走进了它。

梅子则不然，当年林菲菲跳槽不成险遭闲置，无头苍蝇般误打乱撞冲进杂志社时，梅子已然是一个经过了多年党的锤炼，终于看到一线曙光，马上将要破茧成材，且一发不可收拾后来连跳三级的“副主任”记者。而林菲菲，在那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位实际只长她三岁，但看起来却成熟五岁八个月的“副主任”手下的一员青年干才。

“又自我吹嘘了不是，你那时刚入道，凭什么可以称为‘青年干才’？”林菲菲想起有一次与梅子谈起两人的初交时，梅子对自己的“措词”所发出的强烈质疑。当然，这样的质疑以后还发生过无数次。

“难道错了吗？虽然那时对新闻而言我只是个门外汉，但之前在那家不怎么说外语的外企已经做到了行政主管，难道这还抵不上一个青年干才吗？”林菲菲颇有些自嘲地争辩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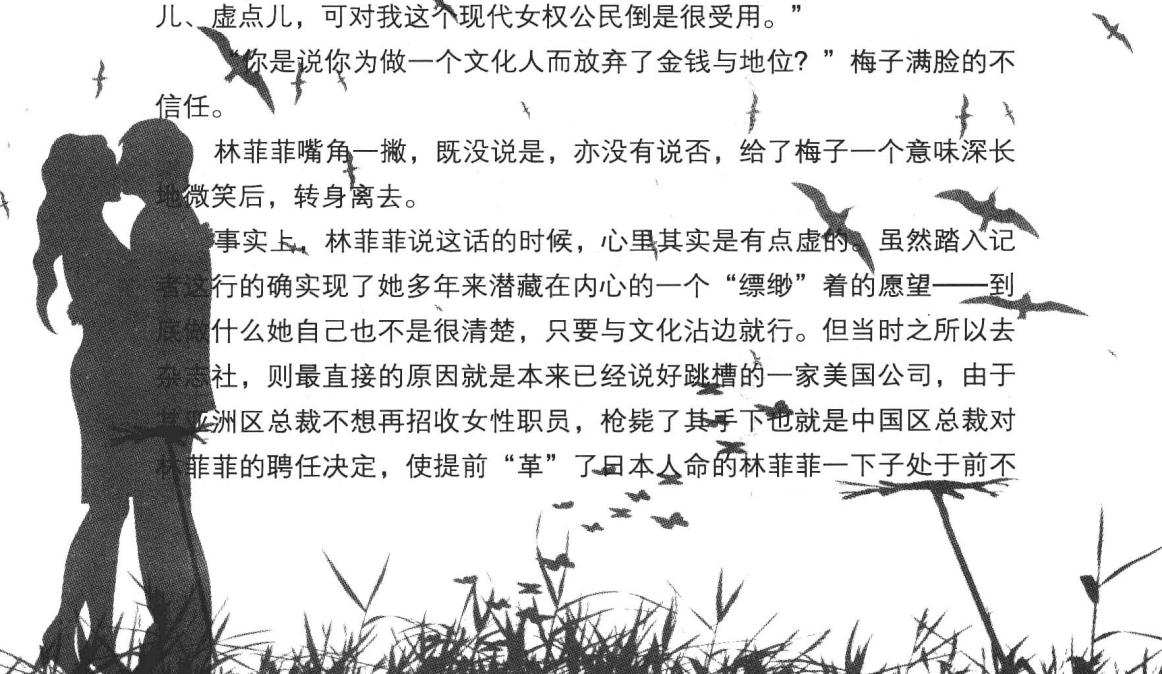
“那你干嘛还要到杂志社来做一个受气的记者，现在有本事的人不都是往海里跳使劲捞钱吗？谁还放着高薪不要往低处走。”

“啊哈！我就是那少数追求理想的人，记者多有成就感啊，见多识广，无冕之王，出去倍受人尊敬，还算是个文化人，虽说相比之下穷点儿、虚点儿，可对我这个现代女权公民倒是很受用。”

“你是说你为做一个文化人而放弃了金钱与地位？”梅子满脸的不信任。

林菲菲嘴角一撇，既没说是，亦没有说否，给了梅子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后，转身离去。

事实上，林菲菲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点虚的。虽然踏入记者这行确实实现了她多年来潜藏在内心的一个“缥缈”着的愿望——到底做什么她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要与文化沾边就行。但当时之所以去杂志社，则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本来已经说好跳槽的一家美国公司，由于其亚洲区总裁不想再招收女性职员，枪毙了其手下也就是中国区总裁对林菲菲的聘任决定，使提前“革”了日本人命的林菲菲一下子处于前不





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境地，骤然间失去了方向感，糊里糊涂地向前去招聘会招收“经济类写作人才”的杂志社人事部干部递上了简历，于是在百无聊赖且半推半就中，林菲菲的“文化人”梦想就这样被定格于这间杂志社。

又堵了。高峰中的三环路就像一个汽车大卖场，车子蜿蜒绵长几公里不见首尾。此时林菲菲那辆与她纤细的身材不太相配的“大”汽车，就像一只小蜗牛一样委琐地挪动着。北京的交通真是太糟糕了，回过神来的林菲菲不禁又开始发挥她的职业忧虑症，听说北京每天新上的车牌照是以千位数为计的，现在日常出行已经着实费劲了，再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呀！林菲菲按了几下喇叭，前面那辆挂着WJ01—林的白色丰田霸道没有丝毫的反映。看来真是走不动了，不然武警同志可不会这么有耐心地在哪儿趴车等候。

林菲菲索性拿起手边的一本人物画册翻了起来，刚看了两页，却不料包里的电话铃在这时突然响了。林菲菲赶紧侧身一阵乱掏，费了半天功夫，终于从她那装满了杂七杂八的大手提袋里翻出了手机。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来电显示，正欲按键的手却一下子“怔”住了：是迪打来的，怎么办？接还是不接？她犹豫着，脑袋却好像进入了半真空状态，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迪是林菲菲谈了三年多的男友，两人分分合合已有多次，却既分不开又争执不断。这一次，他们又陷入了僵持局面，已有多日没联系了，林菲菲认为这次两人是真的断了。

电话铃还在一遍又一遍地响着，似乎知道她在犹豫不决，执意地要替她做出决定。

终于，林菲菲坚持不住了。她深吸了一口气，关掉一直响着的音乐台，将手按在了YES键上。

“喂？”

“怎么不接电话呀？！”电话那头传来迪颇为急躁的声音，这声音将林菲菲立刻拽回到两人不愉快的状态中去，她一时语塞，说不出话来。

“怎么了，说话呀，你在哪里呢？”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不妥，迪

随即的口气温柔了许多。

“有事吗？”林菲菲沉默了三五秒钟，觉得再这样沉默下去也不是什么事，遂冷冷地脱口问道。

“什么叫有事吗？我都找你好几天了，你怎么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这些天都干什么去了？”

“没干什么。”林菲菲懒懒地回答。

“不会吧？！哪儿都找不到你，是不是跟哪个新人约会去了？”迪醋醋地说。

林菲菲一听颇为来气：“那又怎样，跟你还有关系吗？”

对于迪一向的疑心与不信任，林菲菲尽管早已习以为常，但每每听到心里依然感到搓火儿。她很纳闷迪的智商，不知道这是不是所有男人的共性，总是笃信地认定一个稍有姿色的女人会在与自己吵架后马上转身投入他人的怀抱。这让林菲菲感到郁闷，她有时候甚至会想，自己有一天会不会真的像迪说的那样去做？

“当然有了，我们没说好要分手吧？既然没说好，那你还是我女朋友，我还是有权利要知道你去了哪里的，大家都是文化人，你不会连个交待都没有就走了吧？”

“呵！”尽管在赌气，林菲菲听到这话还是差点要喷笑出来。怎么什么人都拿文化人说事呀，虽说现如今处在一个“知”本位年代，人人崇尚文化，有钱没钱的都想把自己装扮的像个有品味有文化的人，以免出去被看成恶俗，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抬不起头来，那也不至于连吵架这样下里巴巴的事都要披上高雅的外衣呀。林菲菲忍不住发笑，气也就消了许多。

“别瞎贫，你到底要干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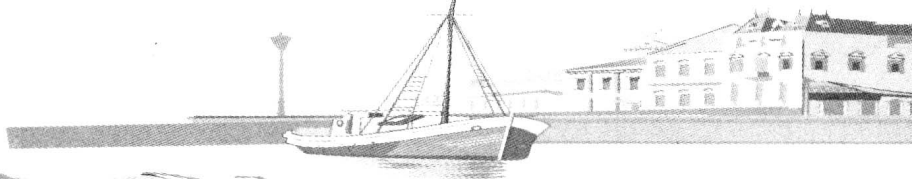
看到林菲菲的情绪有所松动，迪为自己的幽默暗自得意着：“一起吃饭吧！我刚开完会。”

“吃什么吃！我气还没消呢，不吃！”

“还生气呢？又没人惹你生什么气呀，好了，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快说想吃什么？”

“今天不行，我现在正要去看看梅子，晚上还有篇稿子要赶出来，





改天吧。”

“改天？”迪顿了一下说，“找借口。我可不想你把气越攒越多，那就明天吧，明天正好言彬要开个生日Party，他前几天就约我们一起去呢！”

迪提到的这个言彬是他多年的老朋友，身材魁梧高大，两人很早就认识了，后来迪去美国呆了三年，回来后两人还是没事就“厮混”在一起。

“那……好吧。”林菲菲已无法推托。

“那好，那你明天晚上就不要安排事了，我再打电话给你。路上开车小心，Bye！”说服了林菲菲，迪的口气变得显然轻快起来。

林菲菲同样“Bye”了一声放下了电话，伸手重又打开她终日锁定的FM88.7兆赫国际广播电台音乐台，里面那舞动着的音符倏然间荡满了整个车厢。她看看外面，趴着的车队依然没有丝毫要挪动的意思，于是索性闭上了眼睛，沉浸在收音机里POP歌手那动感十足的摇摆中，心情似乎好了很多。

对于迪，林菲菲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每次都跟他生气，每次都下决心要跟他分手，但每次又都经不住三两句好话就丢盔卸甲，把自己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前咬牙切齿痛下的决心抛到九霄云外，乖乖地跟他回去了。要知道事实上迪并不是林菲菲内心一直苦苦等候的白马王子，虽然他身上不乏林菲菲喜欢的气质，但终究离她心中的理想还存在不小偏差。正因为如此，林菲菲愈加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能理解，按说她不是一个拖泥带水的人呢？怎么会在迪的问题上如此把握不住自己？她曾试着分析过自己这种每每明知故犯的不坚定举动，但分析来分析去却始终不得要领，最后只好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自己那天生的宿命感。

NO.2

三环的路面开始松动，林菲菲发动起车，随着车流向前滑动着。她

记起前面不远处路边有一个不错的花店，遂将车拐到辅路停下来，进去买了一大束紫色的郁金香出来。她知道，梅子最喜欢郁金香，看到这些花一定会高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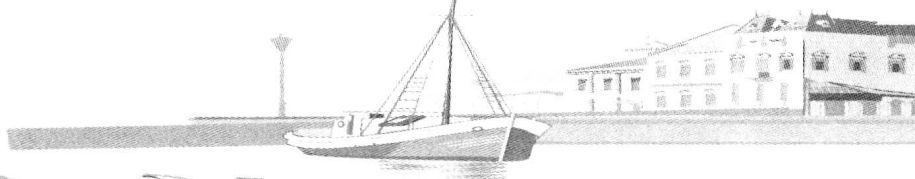
梅子是去年冬天被查出来得了尿毒症的。刚开始，由于她的症状并不明显，所以医生并没有在最初就给予确诊，而是将她视为一个轻度的肾功能障碍患者，嘱咐她回去注意休息并按时吃药就行了。梅子听后的也没当回事，回去照常加她的班、开她的会。她觉得自己身体一向没病没灾的，这一次可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杂志社改版工作比较忙累的，休息一下就好了。不料过了一段时间，梅子发现吃药并没有减轻身体的不适，病情反而越来越重了，她只好又跑到医院找专家重新查了个遍。谁料最后，出来的结果大大出乎大家的意料。

这个结果也令梅子差点窒息过去。

梅子今年刚刚37岁，从人大中文系毕业后一路走过来，不说天有贵人相助也可说是一帆风顺，老公是她的大学同学，去年刚跳到一家颇有些名气的广告公司做总裁。在外人眼里，这夫妻二人不仅在生活中相亲相爱，在工作上也是志同道合，再加上还有一个已经上小学的宝贝儿子，这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可真叫人艳羡。事实上，除了工作之外，梅子最引以骄傲的就是老公和儿子。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内心深处梅子是把老公和儿子放在第一位的。这一点，从她偶尔私下里跟林菲菲聊天，三句两句话没出准扯到老公儿子身上就足以判断。她甚至说过，如果有一天让她必须在家和工作之间选择，那她肯定会选择家。对她而言，老公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为了他们她宁愿割舍自己的追求甚至一切。当然，话是这么说，一旦进入工作状态，那种与生俱来的性格让她无法摆脱争强好胜的欲望，对老公与孩子的爱也就自然被她暂时放到了身后。她想以后有的是时间陪他们，现在还年轻，应该是奋斗而不是太儿女情长的时候。于是不经意间，这些年也就这样忙忙碌碌地下来了。

而今，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下子让她不知所措，她无法接受这个现实，这不仅打破了她内心的平静，也让她感到惶恐与绝望。她不平，为什么得病的是她？为什么她要在这个时候得病？她的儿子还没有长大，她还来不及享受这些年来与老公两人共同奋斗所换来的幸福。病





中的梅子，已经完全回归到一个本色的女人身上。她多么渴望这不是真的，自己能够在不久后好起来。她发誓，如果能让她重新回到过去，她一定会腾出更多，不，是所有的时间来陪自己的老公与儿子，她要找寻过去那不经意间流失的爱与被爱，她要分享儿子成长的快乐。

但现实往往是残酷而不容置疑的，虽然医生告诉她在当今的医疗水平下这个病并非就是绝症，但有些模棱两可的态度依然让梅子惊恐不已，她不知道属于自己的未来还有多少。于是，知识分子的聪明在这时就帮了她的倒忙，在查遍了所有关于肾病方面的资料后，她最后给自己所下的结论使她的情绪一度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林菲菲面对着当时悲痛欲绝的梅子，她的心也在颤抖着，几近抽搐。这是她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直面生死问题，她不能想象如果年轻的梅子有一天真的离她而去，她将如何承受这种离别，毕竟他们在一起像姐妹一样朝夕相处了那么久。她惟一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离别所带给人的恐惧与震撼，有那么一刻，她甚至怀疑人活着的意义，她搞不明白，人赤裸裸地来又赤裸裸地走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地球建设得更美好？那为什么还有战争，还有掠夺？又亦或是为了享受世间所拥有的快乐？但快乐有几分？能够在这个世界停下来听从心灵的召唤，静静地体味幸福的又有几人？林菲菲几近悲观地想，即便得到了幸福又能怎样呢？就像一个精美的陶瓷花瓶，无论多么小心翼翼，最终还是要落地打碎的。那一刻，她被无奈下的无助所击伤，消极透顶。

所幸，那一刻很快过去。

梅子的病后来在动了一场手术后得以好转，事态并没有沿着她自己想象的轨迹发展下去，医生叮嘱短时间内她要彻底休养不能去上班，每个月还要按时去医院验查，所以眼下梅子只好呆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林菲菲非常理解她的苦闷，只要有空，她隔三差五就跑过来看她一眼。

等到林菲菲磨磨蹭蹭赶到梅子家时，天已经快黑了。她将车停在了楼下过道里，怀里捧着那一大束郁金香径直往梅子家走去，边走边心里边想，梅子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来，待会儿见了面不知道要多高兴呢！

果然，听到门铃响，正在卧室里躺着休息的梅子以为是老公回来

了，赶紧叫她妈妈出来开门，等看到走进来的是林菲菲，高兴地立刻从床上坐了起来。她接过林菲菲手中的花使劲地闻了闻，然后抬头看着她颇为动情地说了句：“真是太好了！”

“是说我好还是花好？”林菲菲笑逗她。

“都好，都好！你这个小丫头，怎么现在来了？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告诉你不是就没有悬念了吗？我要故意给你一个惊喜。”她略一停顿笑着说：“骗你的，今天完事算早的，正好下班堵车，所以临时决定来你这儿，没想到三环也是堵的一塌糊涂，害得我现在才到。”

“刚才安静也打了个电话给我，怎么没叫她跟你一起来呢？”梅子边说边将林菲菲引到客厅的沙发上。她嘴里所说的安静是她俩的同事，以前梅子身体没事时中午三个人常聚到一起AA制。

“不是说过是临时决定的吗？再说她最近忙得很，现在还在单位加班呢！先说，这些天身体感觉好些了吗？”

一提到病情，梅子神情马上变得黯然神伤起来，她将花放到旁边的椅子上幽幽地答道：“好什么呀，还不是那样，我看也没什么希望了，凑合活着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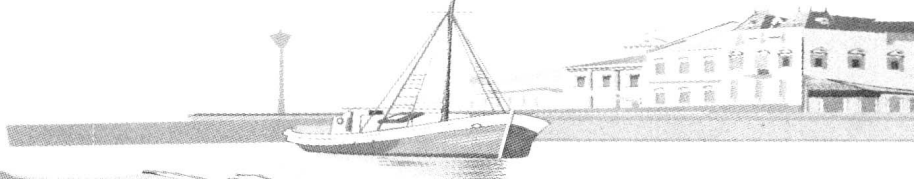
“说什么呢！你总说些这样消极的话可不行，不是说好的心态比什么药都管用吗？医生说过你手术做得很成功，没什么大事。再说你看那些得这种病的人不是都活得好好的？”

“那是他们，我跟他们的病情不一样。”梅子依然顽固地摇了摇头说：“我的要严重的多。我知道。发展的那么快。”

对于梅子的固执，林菲菲不知怎么劝她才好，该说的话已经说过很遍，梅子却总把它当作朋友的好意，即便当时肯入耳几句，其效果也是转瞬即逝，过后没有丝毫的改变。林菲菲知道，这个时候哪怕是医生的安慰，也会被梅子看成是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本能关怀，在她的心中，始终挥之不去的是教科书上所留下的那些阴影。

林菲菲望着身边情绪低落的梅子，内心充满了万般无奈与惆怅。她无言以对，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安抚她痛苦的心灵。此时，所有的语言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她只有拉过梅子的手，轻轻地将它握在自己的两掌





间，用自己身体的温热将关爱与支持传递给她。

两人沉默着，静静体味着彼此的存在，体味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世间百味。

过了一会儿，梅子轻轻地晃了晃两人握在一起的手说：“不要说我了，挺难过的。还是说说你吧！你不是说迪前段儿时间一直在拽着你找房子吗？怎样了，找到合适的了吗？”

林菲菲顿了顿，打起精神：“看了几处，望京那边有一个还不错的楼盘，户型和小区环境都不错，就是太贵了，二万多一平米。前两天本来说好去交订金的，还没去呢两人又闹别扭了，现在正怄着呢！”

“你们俩真是，都多大的人了还跟长不大似的，不然就腻歪的要命，不然就爱谁谁，是你又找事儿了吧？”

“干嘛老说我找事儿，我多贤惠啊，每次吵架都是他惹得我。”

“得了吧，少自恋了，就你那小姐脾气我还不知道，肯定又胡搅蛮缠了，你说说他怎么又惹你了？”

“唉，你说一个大龄青年就够难缠的了，现在两个大龄青年凑在一起整天要不找点儿事叽叽一下倒也奇怪了。前几天我被几个朋友拉着一起郊游去了，迪不愿意我跟他们厮混在一起，说男男女女的又不是工作，出去玩不知道会玩出什么花样来。我没听他的，已经答应了怎么好回绝？他为此就生气了，说好不容易两人有个周末我不陪他反而跟别人跑出去玩，这样的日子以后怎么过？我本来还挺理解他的，一听他这么说又来气了，不就是不得已出去一趟吗？干嘛这么上纲上线的，我又不是老出去。为此跟他吵了一顿，回来就开始冷战。”

“你也真是，把他一个人扔在城里自己跑出去玩他当然不高兴了。”

“我其实也懒得动，可朋友已经约了我好久了，都是一起打网球的球友，也不好太扫别人的面子。”

“那你也该替迪想想啊，他一个人在家，你那个球圈子他又进不去，不放心也是正常的。”

“都是球友有什么不放心的！大学的时候一大堆男女同学晚上挤在一间房里都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热闹呗！”

“你看这就是你所说的代沟吧，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可不像你们这么开放。”

“也是啊，你别看迪早年去了国外，但基本上就是个学院派，去了就一直呆在学院里没怎么出来，先是做学生，后来又留校做学生的老师，思想其实简单的很。而恰恰是他出去的这些年，我们国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准则所改变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儿。等他后来下海回国后，突然发现他这个当年赶上出国新潮的人，如今却变得相当落伍了。就拿时下社会上对离婚这事儿来说，迪回来后发现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离婚了，不离婚的也有情人，很纳闷，随即问朋友，朋友告诉他现在大家久了不见面见面第一句话常常就是‘你离了没有’，说这里面当然有玩笑的成分，但确是因为司空见惯才引发了这些玩笑的。迪更不理解，不知国人什么时候变得这样通达，他觉得婚姻又不是儿戏，结婚都要慎重何况离婚了，怎么说离就离了呢？他身边的朋友为此很嘲笑他的观念老旧，不知道当今社会新旧两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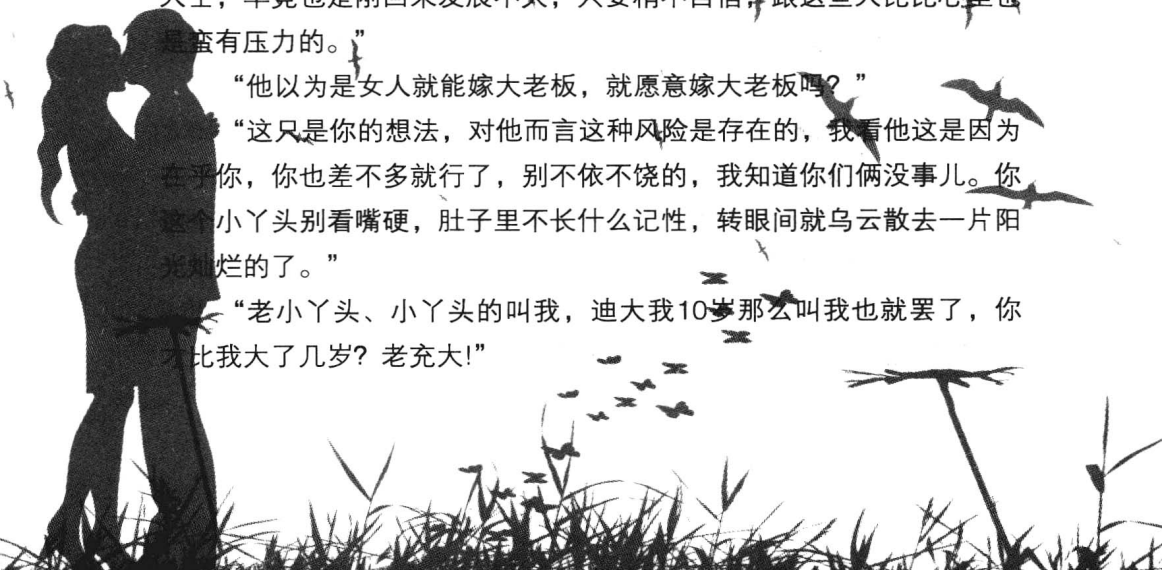
林菲菲似乎说起迪来就滔滔不绝，她拿起杯子喝了口水又继续道：“其实我很赞成他对婚姻的态度，但又觉得他心胸有些狭隘，生气起来说话很伤人，你说这两人要是观念相差甚远只怕很难过到一起吧，因此我正在考虑这个婚是结还是不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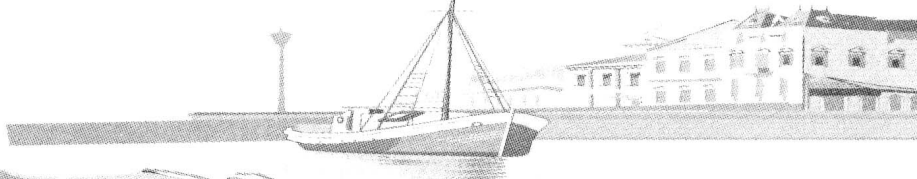
“看吧，又犹豫了不是？迪怕的就是你的这种犹豫。你想想，他比你大了那么多，心里本来就忐忑不安的，你又做的是这种敏感职业，成天跟一帮所谓的社会精英、企业老板什么的打交道，他即便说是个归国人士，毕竟也是刚回来发展不久，只要稍不自信，跟这些人比比心里也是蛮有压力的。”

“他以为是女人就能嫁大老板，就愿意嫁大老板吗？”

“这只是你的想法，对他而言这种风险是存在的，我看他这是因为在乎你，你也差不多就行了，别不依不饶的，我知道你们俩没事儿。你这个小丫头别看嘴硬，肚子里不长什么记性，转眼间就乌云散去一片阳光灿烂的了。”

“老小丫头、小丫头的叫我，迪大我10岁那么叫我也就罢了，你才比我大了几岁？老充大！”





“怎么不服气？我儿子都9岁了，就说这心理年龄也比你成熟多了。你说你成天晃里晃荡跟长不大似的，都三十好几了也不说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你不知道吧，老姑娘就是这样‘精益求精’出来的，我不能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给打发了。你说我们今天能够这样独立自主的生活多不容易，这可是自古至今多少代女人的梦想。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被我们撞上了，真是运气呀，我就是为了奶奶们也应该倍加珍视才对。”

“哈哈，嫁不出去找借口都找到奶奶那儿去了，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能不能从自身找点儿原因？”

“哎，说真的姐姐，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还这么别别扭扭的。”

“谁让你喜欢找事业有成的帅哥呢！告诉你，再这么混下去你连这样的都找不着了，条件好的人家都去找20多岁的了。”

“哼！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难道我看着不像20多岁吗？”

“哈哈，像。像。你多么年轻貌美，身边一大群男人都等着要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呢！”

“嘻嘻，就是，我说中国男人也不至于都那么缺乏内涵吧。”

“你就脸皮厚吧！”

哈哈……

都说女人话多，只见两人嘻嘻哈哈，聊着聊着就都高兴起来，刚刚还停留在她们脸上的阴郁，此时早已不见了踪影。晚饭是梅子妈妈做的，在梅子家吃过饭后，林菲菲出来已经很晚了。

NO.3

林菲菲拖着疲惫的双腿上了自家的三楼。奔波了一天，此时的她实在感到困乏的很，只想一步跨入家门倒在沙发上就一觉到天亮。她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却意外地发现书房里灯亮着，正懊悔自己早上出去怎么